



乡野闲人

安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乡野闲人

安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乡野闲人 / 安宁著. — 北京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7. 10

ISBN 978-7-5596-0715-7

I. ①乡… II. ①安…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77230号

乡野闲人

作 者: 安 宁

出版统筹: 新华先锋

责任编辑: 丰雪飞

特约监制: 林 丽

策划编辑: 王亚松

封面设计: 王 鑫

版式设计: 徐 倩

营销统筹: 章艳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101千字 620毫米×889毫米 1/16 15印张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0715-7

定价: 39.8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 010-88876681 010-88876682

自序

在出版《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和《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之后，我又完成了《乡野闲人》。这是我所创作的“乡村三部曲”的第三部。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告别，向我千里之外的故乡。我二十岁之前的时光，全部深植在这里。这个小小的位于泰山脚下的村庄，它叫什么名字，它有怎样的历史，有多少人迁徙至此，或远嫁他乡，或许，都不重要。不管来往的人们是否记得，村庄依然深深地扎根于泥土里，即便一场大火将所有的一切焚烧，只要有人居住其上，那么，村庄就会天长地久地存在下去。

人与村庄的关系，大约就是如此吧。人会远离或忘记一个村庄，可是，村庄却保留着所有人曾经行经过的足迹。那些印记如此细微，犹如暗夜中的萤火。小到你挨过的一次责骂，被一只凶猛的鹅追赶过街巷，一只公鸡越过你的头顶飞上平房，除夕雪夜里浓郁鞭炮的气味，一颗流星划过天际消失在漆黑的地平线上；大到家族里的亲人，历经生老病死，一个个离你而去；所有

的一切，都会被村庄悄无声息地记住。它无须笔墨，它只将这些故事，挂在庭院里的一株核桃树上，或者十几年都没有任何变化的小巷里，或那些被一年年的风给吹旧了的屋檐下。每个人经过昔日的村庄，不用向任何人打听，熟悉的村人——不管是逝去的还是健在的，或者行将衰颓的——都会拢着手，笑嘻嘻地，从村庄的四面八方聚拢过来。好像，一切还是旧时热闹世俗的模样。

我所写下的这些人，有些已从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他们没有墓碑，甚至连坟墓也被夷为平地，没有人记得他们，好像他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有些早已离开了村庄，再也不曾回来。而更多的人，则依然活在小小的村庄里，依靠产出越来越少的土地为生，他们已经老得没有力气外出打工，而在遥远的城市里打工的孩子们，即便是过年，也不再想回到老旧的村庄。我在地图上搜索这个叫“孟家庙村”的地方，它卑微到只有一个名字，此外，就是大片的空白。那些活生生的人呢？他们入不了县志，即便是村志，也无印记。在浩荡的历史长河中，他们连一粒微尘也不是。他们只是他们自己，像庭院里随处可见的蚂蚁、飞虫、鸡鸭、牛羊，世界的动荡起伏，都装在浮躁的电视里，他们的生与死，对于时代的记录者来说，完全可以忽略。

我用二十年的光阴，与他们一日日为伍。当我将他们一一记下，我便觉得自己像一只虫子，寻到了湿润的泥土，我蜷缩在万千植物的根茎之间，觉得这个喧嚣浮华的世界是安稳的，亦是忘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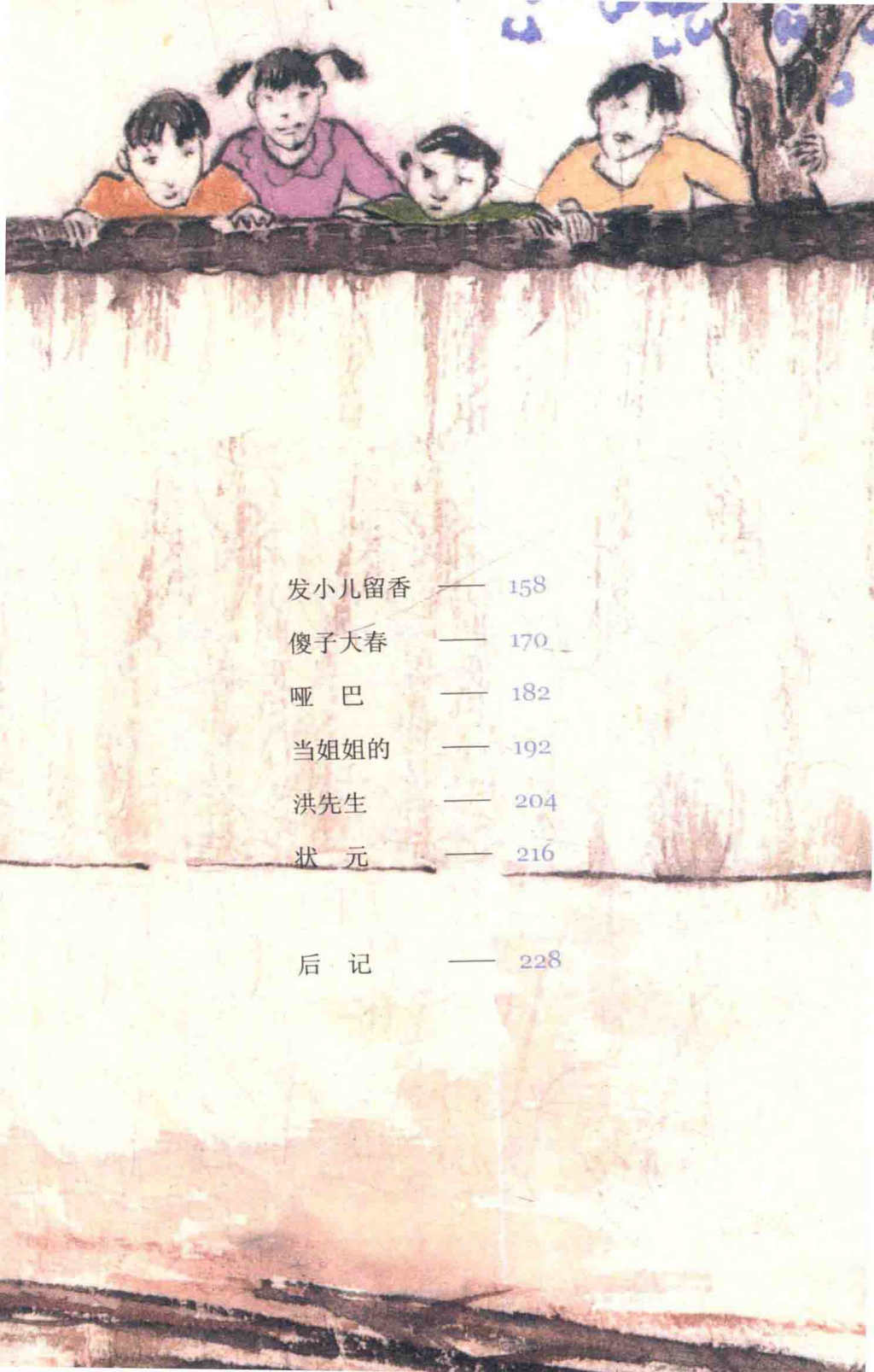
是为序。

目 录

自 序	——	01
要饭的	——	002
修鞋的	——	014
开药铺的	——	026
吹唢呐的	——	038
玩法的	——	050

卖煎饼的	——	062
堕胎的	——	074
开小卖铺的	——	086
卖豆腐的	——	098
外村媳妇	——	110
村长家的	——	122
半熟儿家的	——	134
二婶子	——	146





发小儿留香 —— 158

傻子大春 —— 170

哑巴 —— 182

当姐姐的 —— 192

洪先生 —— 204

状元 —— 216

后记 —— 228



要 饭 的

村子里隔三岔五就有要饭的来，也不知道是哪个村的，叫什么名字，家里有没有儿女老人，冷了热了住在哪儿，病了有没有人照顾，死了呢，会不会有人知道。总之他们和乡下的流浪狗一样，只要还愿意每日在周围的村子里游荡，就不至于饿死冻死。随便谁家还不给一碗汤喝，不给一个白面馍吃？即便是大雪覆盖的冬夜，在麦秸垛里掏挖出一个洞来，也能避一晚风寒吧？

所以家门口来一个要饭的，高一声低一声地求人给点儿吃的，从来不会有谁觉得稀奇。而我们小孩子，放了学，看到要饭的站在自家门口，会觉得像亲戚或者熟人登了门，朝着院子大喊：“娘，要饭的来了！”如果爹娘不吱声，我便自己跑到碗柜旁边，看看早晨有没有吃剩下的“玉米呱嗒”。如果有，我会立刻端出去给要饭的。如果没有呢，我翻箱倒柜也要找出半个煎饼或者白面饼来，好像找不出点儿吃的，空着手打发要饭的走，是一件很丢人的事。

在乡下做要饭的，并不怎么难堪或被人欺负。“乞丐”

或者“叫花子”这样的称呼，是城里人才会叫的，乡下人只管他们叫“要饭的”，这比“讨饭的”听起来似乎更文雅一些，甚至那“要”字里，还带着点儿理直气壮，是非要不可，不给也要。而“讨”字听起来就惨兮兮的，是可怜巴巴地伸出手去，求人给一点儿吃的，而且边哀哀地恳求人家行行好，还要边看人家脸色。

乡下要饭的因此活得舒坦自在，我几乎也想做个要饭的，提了打狗棒，肩膀上挂个褡裢，或者直接背一个面口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要饭吃。而且还能吃百家饭，即便是天天吃煎饼吧，每家的煎饼也一定是不重样的，张家的煎饼里会夹点咸盐芝麻，李家的吃起来更酥香掉渣，赵家的散发着清香的野菜味，孙家的一口咬下去，还有碎花生扑簌簌地落了一地呢。汤水呢，也是各式各样的，咸的、香的、麻的、辣的，想想都美得很，更不用说喝了。

大约要饭的也觉得自己的这份职业特别有趣，所以看到顺眼的小孩子，还会将那些完好无损的煎饼啊、馍馍啊、饼子啊，拿出来分一块。于是我们便跟着这个要饭的，一起吃了一回百家饭。想到那褡裢里的好吃的，是来自另外一个村庄，或许那村庄需要翻越很多座大山，穿越很多条江河，我们便觉得这要饭的充满了浪漫的异域气息。啊，他简直是童话里略带忧郁沧桑的流浪王子！

要饭的是最会看人眼色的。他们在行经过很多个村庄之后，比村子里的男人女人都更淡然。有时候他们站在大门口，喊了许多声“有人吗”，房间里都没有传出任何的声响。他们当然知道人隐匿在某个角落里，悄无声息地窥视着窗外。要饭的在明处，人在暗处，两个人相互较着劲，谁也不肯先退缩。要饭的执意要讨到一点儿粮食，他知道人在躲避着他，希望他快快走开，甭指望从这户人家讨到一口吃食。可是他也执拗地坚持着，既不恼怒，也不装可怜，他不卑不亢地站在门檐下，用手不紧不慢地叩着朱红色的铁门，并一声声地重复着“有人吗”。他这样喊着，连邻居家的女人都探出头来，也不说话，只带着些同情，看他一眼。要饭的当然知道那视线里暗含的意思，是让他再坚持一会，主人或许忽然就心软，施舍他一张香酥的油饼。小孩子们也叽叽喳喳地围拢过来，瞅瞅这个穿着补丁衣服的胡子拉碴的老头，又好奇地将手伸到他的褡裢里，偷偷捏出半个烧饼来。要饭的也不生气，那一刻他好像成了一个演员，因为有观众捧场，乞讨声里，便陡然多了一分自信。

终于，那躲在窗户后面窥视的女人懒洋洋推开了房门。女人的头发蓬松着，脸上是一副睡眠惺忪的模样，好像之前她一直在专心午休，完全没听到要饭的在乞讨。女人倚在堂

屋门口，朝着院门口嘟囔：“烦不烦，一声声喊什么啊，没看到人都在睡觉吗？”

要饭的并不跟女人急，照例笑着，伸出手去：“行行好，给点吃的吧。”

团团围住的小孩子们则一脸的迫切，想知道要饭的叫了这么久，女人到底会拿出什么吃食来打发他。邻居家的女人呢，也探头探脑地看过来，专瞅着隔壁婆娘的施舍标准，以便到时候自己不至于给得太少而输了颜面。

被这样视线围攻着的女人，终于不好意思再硬撑下去，回身去堂屋里拿出一块早晨吃剩的煮地瓜来。那本就不大的地瓜，还被掰去了一半，掰开的新鲜口子上，有一道不知怎么抹上去的锅灰，似笑非笑地冲着众人。

女人也不正眼看要饭的，她几乎是将地瓜丢给了那只有些污渍的手。要饭的并未因这样的怠慢而生出不悦，他们永远都是一副被磨炼出来的好脾气，谦卑地弯腰笑着，说一声“谢谢”，而后将地瓜放到褡裢前面的袋子里。那地瓜在一块块带着棱角的烧饼、煎饼、馒头、白饼中间，颠来倒去，左冲右突，最终找到一个稳妥的角落，安静下来。

要饭的坚持了约莫二十分钟，得了这一块地瓜，于是心满意足地拨开我们这些围观的孩子，转向相邻的一家。有了这样“漫长”的较量，邻居家一直窥视着的女人也便有了施

舍的标准。于是但凡比那半块地瓜多出一截的随便什么吃食，都足够将这一场乞讨体面地应付过去。邻家女人将一搪瓷缸的地瓜干倒进要饭的袋子里的时候，很有一股子土财主广施钱财给受灾民众的豪迈感，好像她送出去的地瓜干，被倒进了传说中的聚宝盆，会源源不断地生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瓜干。要饭的进过千家万户的门，遇到过形形色色的脸，被人唾弃过，也遭人厚待过，所以尽管这邻家的女人比之前的慷慨，他却并没有生出多一分的感激来，照例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一句“谢谢”，而后拄了打狗棒，伴着胸前搪瓷缸子与衣服纽扣轻微碰撞的声响，继续下一次的乞讨。

大约是要饭的没有来处，也不知去向，或者，他们对于村子里的人没有太大的价值，既不关系到我们的颜面，也不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利益损失，所以很少会有女人八卦一个要饭的的来龙去脉。当街闲扯的女人们，会将村里某个姑爷八辈子前的事都弄得水落石出，把谁家新媳妇陪送的嫁妆究竟值多少钱，打探个分毫不差。但是对于要饭的，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壮年还是老人，瘸子还是独眼，她们一概没有兴趣。而我们小孩子跟女人们恰好相反，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谁家娶新媳妇欠了一屁股债，谁家女儿赖在娘家不走，快要将哥嫂吃穷了，我们只对那来去无踪的神秘的要饭人，充满无穷的探知的欲望。

我们想知道的事情太多了。譬如要饭的年轻的时候也是要饭的吗？如果他一辈子都要饭，那得走过多少个村庄了啊？他走过的那些村庄，跟我们的村庄有什么区别？也有大片大片的桃树、杏树、梨树、枣树吗？春天的时候，他去要饭，一定会被太阳晒得暖融融的，走着走着，额头还冒出了汗珠，他的历经了一个冬天风寒的棉袄，亮堂堂地敞开着；后来他就干脆脱掉了，系在腰里，或者搭在肩头，于是这让他看上去更加洒脱，或许，他还会因此快乐地哼起歌来呢。冬天的时候，他也不怕吧，谁会在风雪之夜难为一个要饭的？况且要饭的总是能让村里人觉出自己是幸福的，于是随意扯下一小片幸福给要饭的，那幸福不是少了，反而更加浓郁起来。要饭的有没有想过成一个家，像每一个正常人一样，娶个女人做老婆，再生一堆孩子？啊，还有，他究竟是从哪个村庄里来的，与他同属一个村庄的人，知道他每日游荡在不同的村子里吗？过年的时候，从未见过一个要饭的，那么他们都藏到哪儿去了呢？当要饭的老了，走不动了，会不会有人接替他，走街串巷地继续讨饭？如果某一天，要饭的快死了，他们是不是像一只猫，避开熟悉的村庄，躲到无人的荒野上，安静地咽下最后一口气，并任由无人收拾的尸体腐烂进泥土里去？

我们小孩子有太多的问题，想要问大人，可是大人并不搭理我们。于是我们只能跟在每一个要饭的屁股后面，像他

们的跟班或者喽啰，并尽职尽责地将这一卑微的身份坚持到最后一家。有时候要饭的走着走着，身后跟着的小孩子会越来越少，但总有那么一两个，是始终保持了热情的。到底是对村外世界好奇呢，还是那些要饭的因走过了上百个村庄，而流露出的万事不惧的气质，引诱了他们呢，也说不清楚；总之我也曾经是那孤独的一两个孩子，怀着被要饭的带走他乡的浪漫想象，跟在他的身后，走啊走，一直走到他要离开我们村庄，去往别的什么地方了，那人忽然回头，真诚地看我一眼。而我，却被这样的注视给吓住了，一扭头，朝家的方向狂奔。

我从未跟踪一个要饭的走出过自己的村庄。所以我也和村里的女人们一样，永远不知道一个要饭的究竟有怎样神秘的过去，和虚无缥缈的未来。

可是有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的夜晚，一个要饭的老头，忽然间出现在了我们的火炉旁边，而且还烤着旺旺的炉火取暖，好像他生来就是我们家的一员，或者是跟我们有密切来往的亲戚。他一点也不觉得跟我们有什么隔膜，以至于他那样熟络地跟父母说着闲话，我竟然生了气，搬了马扎，坐在灯光照不到的角落，远远地瞪视着这个陌生的来客。

母亲最先发现大门口站着一个要饭的。那时，天已经蒙蒙黑了，雪纷纷扬扬地下了一天，在夜幕笼罩了整个村庄的时候，没有任何停歇下来的意思，好像那雪根本不关心有

多少人挨饿受冻，或者艰难行走在回家的路上，它们只顾着下，而且一阵紧似一阵地下。所以那老头出现在迎门墙边的时候，几乎成了一个雪人。母亲出去倒没了酽的剩茶水，一推门，见那老头窸窸窣窣地倚墙站着，吓了一跳，马上缩回身来，紧张地问父亲：“迎门墙那里站的是谁？”我和姐姐慌得要躲到里屋去，可是一想，里屋也黑黢黢的，无处可藏，所以到底还是胆战心惊地站在母亲身后，像看鬼片一样，一只眼闭着，一只眼则努力瞪大了，去看那大雪地里到底是谁。父亲胆大一些，或者他也只是装胆大吧，所以便隔着房门，用袖子擦擦玻璃上的霜花，透过那清晰的一小片地方，看向黑咕隆咚的天井。

在父亲还没有来得及找到手电筒，去照一照那是否是个活物时，那雪人竟然又向前移动了几步，站在了我们家的大水瓮旁。水瓮里的水已经结了厚厚的一层冰，并落满了雪，那雪看上去便不像是落在了瓮里，而是长在了里面。那雪人究竟想做什么呢，难道他要砸开冰取水喝吗？就在他似乎还想继续移动的时候，手电筒射出的一束强光，让那他忍不住抬起胳膊，挡住了眼睛。他胸前挂着的搪瓷缸子，随即发出一声轻微的响声。那响声在静寂的雪夜里格外地清晰，像一块冰裂开的脆响，或一片树叶飘落在河面上溅起的水声。就是这样的一点响动，让父亲确凿地下了结论：这是一个要